

教知祥琴在御脂車將發握手之歡計日可
俟長安棋局方當一新二相同時賜策太倉
師以將母不來冢宰為政不復關白內閣朝
省卿貳頗多易置而言者厚求無已時此世
事又一變也文在浙中有定變功不知陸公
意雅相知否北上之期緩急間當自有微權
盧瑞峯出而補官孫月峯補官而出二例不
同然孫為高矣辱在極知敢不竭所知以對

荅顧克菴

門下以壯猷雄畧為一世所推制府之命僉
以為允金革無避墨衰從戎未嘗不可况祥
琴將御闔鉞新假六軍萬姓翹首跂足以望
旄麾聞有來章黯然失望忽爾趨行忽而易
帥以一人言而用以一人言而罷得無如季
布之言乎世議何常其責人也亡已時有如
門下不以疏請則又將有謂門下忘餘衰以
赴功名之會者國事艱難東西交急誠得賢
人而用之委任而責成功自當有濟今如此

用人如此建議乍賢乍佞忽用忽舍得無如
所謂雖有頗牧不能用者乎國家需才如中
流之用楫而將吏望門下如農夫之望歲非
久將有後命惟門下無復有辭遜耳

與余漢城

憶與文別忽忽如昨日事已復六年相知幾
何無一字相問誠自憾其疎節而亦不能無
望於左右也不佞拘守樊中足下高視塵表
握手執袂當復何時君平弃世世故未忘

平惟是帝鄉難期世事多故僕亦且旦夕
去矣何者誠自知於世無所濟而內憂外禍
終始難量士當此時惟以蹈東海為上策耳
即如寧夏一事紀綱蕩然觀時賢處分事殊
未了虜乘賊累賊挾虜勢何所不至堯石二
公寬酷何時得雪僕不敢為私痛天下可痛
者更什百此耳讀足下詩一死一生見交情
矣其詞沉着痛切的是少陵正宗僕直後而
未徃耳聞邊報五章呈覽足下視之何如舊

日阿蒙耶客歲京闈之役大畧取士卷稍更定之別已六年落落故吾坐是回皇不能出於手非是相忘不相寄也

荅馮開之

東觀賜環南雍振鐸公論始明非但吾黨私慶也明歲計吏後又當冊儲丈必借重官寮下榻披襟以續舊好當在數月內耳承手札兼之雅既敢不拜德敬承偕丈並在舊都清曙覽睇湖山人得勝地地得主人然皆不

又有也公亮已陪學憲計徵書亦當不遠弟頃典武闈之役取辦倉卒無足觀者足下前書所謂一解不如一解者即此是矣一笑一笑敬門人沈叔敷新選南曹其人儘有學識而沉潛不發露如過足下足下留與語如對小馮君也

荅李霖寰大叅

憶昔游吳先生之門即與門下後先不相值然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於時慕用甚勤而恨

相知晚及燕市相過定交傾蓋會日苦少別
日苦多不得盡其約結已而太乙文章移照
海岱多士耳目一新瞿然顧化此其識力不
減昌黎永叔東人自勝簪紱而下皆願拜下
風其在不佞傾矚可知也惟是憲臺嚴重即
有尺書無由達而會門下衆藩中州不佞乃
得一奉翰札向者門下淮我海邦而無由聞
問也於時近而遠今憲節已移折簡可以頻
相來往於時遠而近若不鄙而時惠之德音
以筆札代瞻覲固不佞所禱而求也使旋
狀布陳下款

荅李大將軍

武闡竣事即聞捷音此九廟神靈所想望
也逆賊授首天下驕軍悍卒破膽不敢復謀
虜亦畏我兵力不敢復入塞而我乘大勝之
後又可以自振厲而東破倭此舉係中國強
弱之機豈但功在一鎮而已雖金石所載焉
青所圖何以過門下門下功已盡美矣盡善

矣願更圖所以居功者

洪龍江老師任藩臬于吾省者三而恩澤在
敝郡最著不佞自束髮荷特達之遇永懷知
已念欲報之未有路也乃郎春元名崇禮者
以喪偶為外家所訟屢更覆讞無左驗而復
擬檢行長從褫斥彼中宦游多知其寃以其
士大夫家寧息勿寬莫敢任也吾鄉王私老
同出洪老師門下與弟私語曰天下有意
道有厚道以其世家子弟而有意輕之有意
重之皆非公也以兩生疇昔知遇明知其子
之寃而不為一言非厚也故敢同詞以請於
臺下事須有實惟臺下覈實而稍加覆露焉
洪子才士異日得有所就不敢忘德即龍江
老師亦銜戒九原下矣

與魏見泉中丞

竊計芥袞蒞晉陽者數閱月矣一受代而旌
旗變色耿介當風古人所謂譚笑折衝未足

宗伯集
為喻頃見寧夏軍書此坐支解逆黨之具也
么麼西賊費兵力之日久而後乃殲之今海
氛猶惡羽檄屢馳臺下聚米籌邊洞其情形
終作何狀夫幕府日推牛饗士而虜歲不敢
近鴈門此特一隅事耳不足為臺下頌也日
者謬典武闡之役事幸而集惟臺下瓦蔭實
波及之錄文成自倉卒止堪覆瓿然在臺下
不敢蔽匿其醜謹以二冊呈覽

門下志行熿如日月而動遭蟬蛄黃河百折
終於赴海太山之高也嶽嘔噌噎何損焉不
佞居常感念謂名位窮古今而無一住者也
寒暑風雨自更而不奪者性也議論焦唇敝
吻而無一成者也燕雀蚊虻自過而不亂者
真也門下經濟氣節為世標幟固且有望而
思射者德之不愆奚恤人言初發難也推轂
者固欲遂委鎖鑰之重寄而事有不然門下
獲暫釋其重負以去聚訟者忽欲自棄干城

而事亦有不然海波不靜憂方始耳一賢勝
於百萬師此政封疆急得人而門下發憤見
竒之會也必欲自投劾章長偃息青山白雲
豈不甚決第以謫宦上疏事涉怨對左右從
旁有所侵潤則危道也嶺表名山相待矣以
昌黎潮陽之謫而有向平五岳之致安往不
自得哉

西陲之事天壤間一大變也費國家金錢可
萬殺生靈十萬此豈偶然天實為之惟虎石
兩公嬰此竒禍而議者乃更指謀反為激變
指精覈為嚴刻死者已矣不可復生矣而心
事尚不白於人間更可悲也頃者逆賊授首
親族誅夷稍足謝神人之憤殆睢陽英魂陰
奪其魄而假手諸將以雪冤酷耳

荅薊遼督撫邢遼東撫院李兩公

開原邊事甚急管君才足當一第以府改道
向來未有司官不欲輕開此例恐有援此求

改者無以却之耳業已別推第不知明旨肯
點用否草勒布復諸容另悉

荅趙侍御

今士大夫大畧兩端非茅靡波流則虛憍恃
氣若夫不隨不激明能見事力能持之獨見
張泰亨與文耳猥以世講之歡遂附同心之
誼握手而語莫逆於懷如未得調而和如可
得比而直庶幾左提右挈並奮清時故當斯
之歲寒非但遇之旦暮也文既來繡按部第

亦舞綵言歸青燈悵別宵分相對忽如昨日
事而已復改歲矣遠奉緘書重以大覲關函
拜賜如在下風至於盈虛消息之言更出世
味交情之外道義骨肉他人豈復有之亦惟
張泰亨與文耳弟以烏鳥之情狗馬之病萬
萬不能違親遠出小疏請告未荷允俞奈何

荅鄭崑岩太常

臺下才畧品格卓絕一時比推建節重臣羣
然推轂其在奉常如蘧廬之託宿耳此不足

辭亦不必辭兼近日章疏批荅甚難故力止
使者持原奏歸諸老之見皆同也不肖小草
出山甚為無據直以向年過承 皇上體悉
三年三予假以及與先君決也每念此為之
痛心 君父以優渥施之不忍以偃蹇報之
耳使旋草勒布復臨書倍有神馳

寄王春元辰玉

小价歸始聞師母之訃兄本純孝悼心摧骨
何可道者吾師年逾六袞起居倍當念也送

往事居內外一身耳願丈自愛以安老師越
在海上不知師母以何時葬按會而誅不至
不肖其首也即幸而寬我我獨何以自安乎
不肖出情事吾丈所悉上於羣臣無所不摧
折而不肖所蒙恩紀應時輒允其欲得一當
以報如痿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視力不難出
於已難在有益於國耳出既無所濟家弟學
亦漸落出亦愁入亦愁眼望洋而心懸旌頭
鬚已半白矣凡世上悲喜苦樂亦自關人福

澤不問何官何事不肖於老師一無所肖似
獨憂國一念頗近之自朝至暮未有伸眉開
頤時也年來多病比日神裏恍惚常恐微効
未展霜露間之上負主恩下負知己以斯
為恨耳孝與以明經薦落落乃爾然已兩孫
不肖始得一子孱弱不如其女官次雖達了
不為人益也有便幸以近况示我

東張洪陽年伯

頃接邸報始知有年伯母之變不勝驚惶

盍易畫修短難期漆園弘達故自了了第以
老伯勤勞王室吐握不遑而淑德中捐闕儀
內缺撫躬悼逝誠難為心不肖託分最深式
均休戚既不能執拂憑棺盡姪子之宜又不
能登階造膝慰尊長之懷北望引領徒有嘆
息薄具不腆之奠以薦几筵昭其明信惟老
伯善自寬譬以副明王之眷慰天下士大
夫心

宗伯集卷之八十一

北海馮琦川韞著

書牘

上趙潁陽相公

老伯中孚玄袞澤被蒼寰以龍馬之精神際
魚水之契會正宜展究弘濟艱難忽聞上章
遠近失望天下治亂決在此時豈可以一世
之興替而易一世從容之適哉 帝詢黃髮
眷注彌殷幸勉抑遐心以康大業某以朽淺

夙荷深知昨奉報章過垂獎誦祇遵嚴命洒
泣登途但以鳧鴈無所輕重之跡而有烏鳥
不可解脫之情又抱狗馬不能痊愈之病此
固道窮緣盡之時乎真病苦情具在別副伏
惟鑒亮早賜允俞則如天之福雖在畎畝不
敢忘也瞻晤未卜臨書神往

古賦與王辰玉

頃與候老師書中附致尤丈一緘不知曾入
清覽否小价行迫不及取報書而返意甚悵

悵前奉老師手翰頗似嗔弟請告嗔其不至
無非望其必來轉於督過之中彌見眷私之
厚顧於不佞情事似未悉也昨出里門時家
母潛然不自勝家君從旁勸解措一月為期
而家母終不見信以為謾語相寬耳此一行
也嚴師疑其不來慈母疑其必往況在他人
誰復知之不肖初意一則憂子息太遲一則
憂功名太早而在目下苦情只是不忍使父
母終日憂念而更別父母以出耳道逢詹憲

緘縞帶敬拜賜矣資治通鑑及新刻北史各
覓一部見與弟於諸書皆已閉目不觀惟通
鑑尙未相絕故是天下要物獨無柰其模糊
之下有意新否南雍課選國士如林王之臣
夫為足下賞識此弟楚闈所取士也一別五
年深詣乃爾今猶在南中否先叔祖樂府七
閣寄覽趙相國報書謹領訖附復

荅詹副憲

神煩憲節暫駐海邦釐弊剔蠹綱維整肅

臨淮代將指麾易置氣色精明矣不佞上章
候旨羈棲長白以家君微恙子舍暫歸既五
敢於公府一望儀刑亦不敢以簡牘輕通
字直以微行晦跡不得不爾自顧本心豈敢
踈外也乃煩使者光賁丘園三復來緘祇
嘉貺感極而愧無以為懷臺下行矣金嶺實
談已屬草草燕臺之晤亦復難期謹布謝言
悵矣神馳

荅劉泗洲

老伯吟德雅望朝列具瞻又列中臺榮參京兆憲節西指輿論未伸以蕭望之行誼而回翔中外漢庭意蓋曰詳試政事而重畀之耳匪獨賜環會當授鉞辱在世講誠日夕望之矣頃承左顧披示哀曲及往候則乘輿已駕深念長者加禮而缺然不報安所得當以謝茲負我遠塵緘書重以大貺三肅拜賜感悚交懷教屬來伴布陳謝悃臨風瞻邇倍有依依

荅王

弟圖歸計數年始遂乃數月而遽見趣迫豈初心也烏烏之情徇馬之病實不能違親遠出當復有請耳國史重典非綿才所能辦且纂修諸公皆故等夷而弟乃與宿儒重臣並處總裁之列非但力所不逮抑亦心所不安何以當來諭之稱謝耶雅贖過腆敬拜賜矣此上殊未有期謹遣材官先還報命

荅王

業師致尊翰披誦再周吟議眇論測心刺骨
不勝忻服比來世議更復紛紜彼一是非此
一是非同於我異於我者皆不能正也目下
世事古人便於千載前道破莊生既以齊物
名篇其要乃在為是不用而寓諸庸一語此
所謂以不齊齊之者也弟苦情苦語具在老
師書中計文讀之必且惻然動念弟之處世
大類蓮花芳艷外灼衆以為好心之苦澁惟
自悲憐比來室人以萬分必死之疾而忽有

起色遂自信為歸故里之效妄欲更邀不可
必者於天計老師必能體悉望文片語贊決
則如天之福也悼亡諸什不知文生於情情
生於文詩至此真可泣鬼神垂金石來教欲
弟為一言珠玉在側彌覺續貂之難且當柰
何公孝與至郡城留連十餘日始去每對之
使人念足下更深耳

荅王鳳洲司寇

向承翰貺豈以三十年向往而敢以例格長

者之賜正欲借長者之重以有詞于他人耳
不然一受一否罪滋厚矣代制便當屬草必
不敢過二月用壘時過二月是稽上成命也
某必不然敢以復于左右

荅余幼峯

閣下端亮淵博冠冕詞林榮晉冰銜往視留
篆揮毫灑翰從容陶瀉于六代佳麗之地以
卒千秋不朽之業此真上界仙都人寰勝事
惟是帝心簡在綸閣延登恐不能久有江

山之樂耳

荅餘姚邵公

敦之來具道雅意惓惓不佞媿未敢當彼時
亦未能遠慮及此直以彼此商確往覆遂成
遲滯遲滯之後兩不敢決故留兄至今日作
解首耳前不敢任怨後不敢任德但以年伯
厚一場不佞反似因避嫌而成負心每一念
至中夜流汗望兄高發然後此言稍安耳捧
讀翰札及拜雅贖笑與作會忽若面談大作

理勝氣昌思精語練格力神識向絕時流別
來三年奇進至此往年北闈未見禮卷有如
此者無論秋闈試即春闈誰能先足下者備
評一冊奉寄粗字及禪語最害事場中當戒
之後場不拘何題後必以時事處分一段結
煞觀時事所重即知後場所出矣如交泰論
教政體人才士風史學禦倭救荒等項皆可
自出已見畧叅古語預擬一通若靠舊策却
無用處也勉自鞭策掉鞅登壇即不佞與汝
其寵亦可漸輕其過矣令叔聞已入京修業
何似便中乞以數篇見寄何如

荅周二魯

門下謫所比子瞻稍遠比子厚差近聖明之
世文網頗寬去住得自便比二賢所遇皆過
此亦主恩也何物嶺表乃為自古才人之藪
須之久終自定耳不佞以省覲歸再以病請
而再得假又客乍歸耽情雲壑未有入國門
之日也公子學業計當精進秋來必首應弓

旌矣謹拭目以俟

荅朱鑑塘

自東歸以來時時於家叔處問動定士誠知
心不必形相接聲相問也門下朱絃素絲人
倫儀表秉節建鉞當天下紛華要劇之地訓
奢以儉馭詐以誠激濁以廉釐曲以直此四
者皆門下優為之不佞所為相慶者乃在移
易風俗借之大道不以策足要路為親戚交
序光寵也不佞道謝中庸識乏康濟既無愚

公移山之志亦非魯連蹈海之游肯以係心
庭聞嬰情嗣息便欲息機省事不能復入長
安世事既所厭談文章亦已謝絕時從家叔
涉日山水上下其議論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洙泗伊洛之學有志焉而未逮也門下過相
期望擬之若實豈所敢聞然門下教我矣望
標而赴敢不夙夜昨見省中疏語似微相侵
者即如諸俠少年門下目覩心畫自有斟酌
而為前之說者既嫌其不處為後之說者又

疑其處前與後不其兩妨乎令人將安適從
之使旋動狀敬謝記存書不盡言神與俱往

答李霖寰中丞

不安於古人文字本無所解既不能真又不
能贗今古之間鑿空兩無所據久之既厭遂
欲棄之直以知己有命免操鉛槧而臺下過
為許可飾無鹽為夷光適令避匿不敢出耳
為氣未靖朝廷倚公為萬里長城何恙不已
而欲求去內計物情外計邊事恐未有把握

之日也

答郭希所中丞

總憲中臺夙稱雄峻門下新奉特簡士類同
欣一則正臣掌國紀可以主持公評一則明
至用端人原未有心阻抑其為私忤非但以
寄昔同心之雅而已遠承清問重以多儀敢
不登嘉勒狀言謝仙騶就道繡紱將臨遙瞻
郭秦之舟擬下陳蕃之榻行當披晤諸侯面

陳

荅宋中丞

朱方伯正當向用何掛冠之速也中璫聲言
發人墳墓此與唐之魚朝恩何異內外相攜
將來縉紳之禍未知所究也敵同年楊叅藩
楚亭每書誦臺下調停苦心彈壓重望當其
在鎮閩寂無事也一移鎮而中使鴟張人不
安枕矣一日未去臺下且為一日福星無輕
棄此一方民也右方伯陳公徑補左轄勢甚
便才甚宜敬聞命矣

荅孫湛明少叅

去秋一晤正值多冗無之方寸致督亂雖一百
披對未足慰契闊也伏承翰教如奉話言遠
在藩維係心宗國大畧今之所苦在上與下
隔絕而內復有隔中與外乖離而外復自離
故上無所施其調停而下但增其排擊上安
得無輕外廷外廷之說何從入乎杞國憂天
魯連蹈海行且歸矣用下過相期望非所敢
聞雅貺祇領附此言謝幸占荅臨楮依依

答李霖家總督

聞太老公祖之變不勝為祖老公祖以獨子
專征聞此不審摧裂何狀然憂衰從戎金草
無避且當以國事為急耳三晉鏡重臣即使
得請理須候代比代者至則舊酋已平矣與
其解任以懈軍心不如暫留以濟國事敝部
所以覆從科臣之言者以此非敢不體至情
也不腆之奠嗣容專上

答支簡亭開府

門下以宏德雅望受上簡知起自田間異
之節鉞內綏黎庶外折逆萌先聲所至墮其
堅壘計成功當在旦暮惟是外寇易摧內奸
難折不能不更煩區畫耳

寄趙寧宇開府

翁丈以特簡出撫先國家之急它不暇間獨
以資望如許尚以三品行也再言之政府政
府惘然久之深以為悔欲俟辭朝疏下而擬
晉秩乃不報至今遂無可柰何耳地方事聞

已定未敢踰度余老師公子甚少兄弟不相
悅出居孝感幸在仁人之宇下百凡望培植
之孝感令行時弟亦曾以為託若翁丈一言
委之俾之教訓而須其有成翁丈垂德不報
即不佞不啻躬被之矣餘情萬端容另悉

寄孝感縣令

欲出城奉拜會苦多冗今日訊之則公已就
道矣甚歎甚歎余老師海內名德而後嗣未
有兄弟不相悅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僕甚

之向曾面託遂承金諾即此占義風仁政矣
少年之人須得名師置之莊嚴乃可望其有
成公可為之區畫如束脩等費有不足者僕
自覓便相寄耳公幸以親子弟視之若幸而
成余老師九原之目可瞑即不佞千里之託
不孤矣至囑

答陳芸窓

別來遂彌時節瞻遡可任依依京塵滿眼目
苦酬應以此思孔道賢勞勞可知已文吟才

敏識遊刃有餘主爵累功能而始進之謹俟
丈於交戟內耳遠承芳訊重以大貺敬已登
拜代布謝私素節漸涼自愛為祝

荅郝少泉開府

向者憲節涖我東省不肖以諸生伏謁臺下
推通家之誼延接而獎詡之一顧增價中心
載德以至于今茲復特膺簡命填撫三韓不
佞松楸在郊桑梓在邑其孰非藉芘于宸宇
方擬致咫尺之書布陳賀款而卒卒未有便
乃辱存記使命儼臨誦以周環曠如面對率
爾修謝未盡願言不腆私衷嗣容端致不一

荅賈春宇司馬

臺下功在邊陲譽在朝列望在天下蒼生經
畧外閩籌業內樞非臺下誰哉不佞因通家
兩世之歡而彌年缺尺一之候間曠之罪無
可解者遠承使命披誦環周固已飲如飲醇
醞如挾纊又况重以華幣佳醞之貺哉長者
有命敢不拜德敬因來使布上謝言瞻企私

哀楮賴難悉

荅支簡亭中丞

睽違數年未通音驛輒因遽使私布腹心故
少司馬余老師敷歷中外為時名卿罷官南
歸遽先朝露傷哉吾師不於故園又不於二
三子之手也聞其殯宮寄託孝感都門諸弟
子相與謀屬王孝廉往經紀其事而懇兵部
差官護喪今猶幸在仁人之境故敢以告惟
臺下惠顧同朝之好垂德不報特遣一力風
諭諸屬俾他鄉之肯早歸九原則門下如天
之福也臨書惻惻不盡欲言

荅河道劉晉川公

向在林壑遺落無事固知必無以枯木朽株
而支撐凌雲臺之理獨以受恩深重寧有君
加之禮而臣不報施及於父而子不報者未
能陳力就列而遽委於不能者正於道亦未
合私心實欲一竭款款之愚冀有所感動勢
不行而後奉身以退耳來教責以納約自巷

無致上下不通及壞國體礙選法老成長慮
非淺劣所及敢不服膺奉為著蔡顧以報國
恩而出出而一無所濟容容自保於心何以
自寧乎老伯治水茂績熟子宣防之役未足
以擬榮晉司空賞延於世自是國家報功常
典耳老伯舍孫子而蔭姪孫義高千古君得
中山不以封其弟以封其子視此何啻霄壤
詢之典例亦自無礙也後旋草勒布復諸容
嗣原不一

答春寰開示

臺下撫淮海邦東禦西治河而中平停曠
稅蓋往時之為撫臣者其勞一而老公祖且
三倍之朝廷隨事行賞猶未足酬奇績也素
冠南還東土滋多事郡縣吏凜凜不自保元
元無所歸命豉而南望月庶幾節越之復未
以為民天蓋以日為歲矣不佞向伏林壑絕
意雲霄直以疇昔之歸受恩太重以君臣報
施之際抱父子死生之感不容不一出以應

明召蓋為理縛耳。俾旋肅勒代布謝。惘披覩
何日第有神馳。

又副啓

臺下南歸歲且改矣。計大事已襄。孝思已慰。
春風煽和。栩栩園中爭竒競秀。以媚主人。此
時名園乃真為主人有耳。不佞治圃未成時。
時念之。獨有夢游栩栩。當安所屬耶。寄蕭漢
老書一通。敢煩使君。

與譚漢文

丈報政闕庭休有成績。今諭吏治者。惟畿令
邊令最重。而吾文實兩兼之。宜有殊絕褒賞。
而言路久虛。徵書未下。此時官路中外兩難。
可惋嘆也。東征之舉。稍覺氣色精明。幕府才
本絕。人心在憂國。知必當辨賊第賊。此時小
却。終是避寒難於狂逞耳。觀其進退亦頗似
知彼。已有着數者。海外難踰。度能須一大創
之。然後畿甸海邦可安枕也。

答李修吾中丞

不軌之民以惡逆相約結其罪甚於將坐妖
言律猶為輕比臺下不欲興大獄以安反側
甚得策也此事長安中議論似有兩端然此
中僅傳其聲與影耳故當以彼中實事為主
至所謂畧其不練之小節取其保全之大功
門下之衡平矣草勒布復諸容另悉

荅驥漢年丈

丈才畧自可異日建牙仗鉞強項彌見力量
時事即不敢知要之清議尚明何至如來
所言乎行百里者半九十實政懋績然已具
於天下矣不必更易絃轍只堅持初志而加
之以慎雖終身行之可也如何如何

荅魏見泉中丞

得教具悉歸意之亟以終養請屢次不報即
有中官之竭恐亦未得息肩也蓋以前上知
士大夫所急在進故以不進難之今又知士
所急在退故以不退難之耳丈之人品上下
共知總有貂璫百輩亦自無損毫髮第歸計

難定語曰有四海之名者求遐實難丈之謂
矣國本已定宗社之福勅草已上而不報尚
未得其解先是數日前命查儀注中外皆知
之而伏闕者聞是而欲邀之功不亦掩耳盜
鈴乎 主上不信羣臣正坐此輩此亦諫言
之辱也政府回疏帶申救疏語說者以勅稿
不下見此而怒耳太原云云已具悉矣真情
錄向來未聞也敬復

答李霖寰總督

門下以愛日之誠抱終天之慟兼之孑身
遠瞻望慈闈送往事居兩關心曲誰非人子
忍不相體第賊滅在即王事方殷節鉞重臣
理須候代比推而得請至彼視事必俟半軍
度二三月之內賊已平矣墨衰從戎金革無
避於理原不相妨惟門下勉抑至情速破賊
以報國告成功之日即盡孝思之日也草勤
布復臨書惻然

答李及泉中丞

承諭寶坻令調導化甚善第該司稱此君先
擬調繁奉旨未允今其縣士民復來懇留似
難更易貴屬別有相應者另咨一人即當奉
命也草勒布復諸容另悉

伍少叅力抗中使拂衣高謝品格識局可謂
國有人矣承翰教即如尊旨題覆以藩牧之
重不能一日安其位何況下寮何況小民惟
恃有臺下之彈壓在耳

荅趙壽峯大叅

一別忽忽數年客士有東來者未嘗不詢動
定以故知老伯起居甚詳獨恨無便羽付書
往耳遠承翰扎如奉面談家君新移易水取
道都門念生平知己甚以不得至新建華堂
為感且以行役之苦悔出山之易而羨老伯
巖居之適也然雄才宏抱具在公論恐東山
亦至不能久有謝公耳率爾布復餘具副札
併希台鑒不一

荅李推府

吾文高標亮節有識所欽以不隨時俯仰回
翔外僚二三兄弟實為扼腕然正直有必
之理凡自古任高節者未嘗不始齟齬而終
遇合也尺獲之屈神龍之蟠垂天之羽以六
月息者耳吾文復何疑焉遠承翰札重以多
儀披誦周環感悚兩集然不敢以同袍知己
之賜夷於常格敬拜命矣肅此言謝別具不
腆仰冀麾存

荅田易齋兵道

向與老公祖並列交戟下即未得數侍談塵
而向往孚契幾于目成神之所聯不傾盖而
驩不投膠而固矣逮夫褰帷攬轡撫臨海邦
某幸叨在部下濃被顧復第以憲度崇嚴未
敢輕修竿牘而華箋大貺儼然錫馬三肅登
嘉感悚兩集徃歲不自意有湖湘之遊事幸
而發惟臺下芘蔭實波及之謹以賢書附覽
冗次裁荅不盡欲言瞻對何時倍有悵戀

荅蕭泰嶽司馬公

自匈奴稱屬國大者在界華夷嚴疆保今則
兼中外而並臨矧之計畫一切稟制府寄屬
滋重控御滋難臺下奉簡書以往邊大吏凜
凜奉約束諸酋長解髮貢獻無敢後先周邦
咸喜戎有良翰豈但枌榆之私割榮分寵而
已遠辱瑤函重以大貺長者有命敢不拜德
敬因使者布上謝言塞上凝嚴惟為國自愛
以迓休寵臨楮不任感激馳戀之至